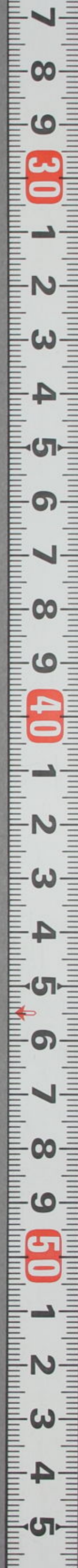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三十一  
至二十九



13  
849  
77





門  
43  
849  
7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二百二十七

謀略 倚任

謀略

夫巨猾乘時偷安天位雖目下裁物終底於貼危而  
臨事制機多擅於權譎合奇正於樽俎料虛實於帷  
幄昭如神契夔出人表惜乎志踰其量任過於力福



不盈堦禍重於地借使識寶命之有數知神器之難移而能戮力勤王奮庸熙載忠略兼茂功名並劬則可謂知終以存義可以立德與夫僭竊苟得禍移宗族者異矣噫叔皮之論王命士衡之賦豪士者蓋謂此也

前涼張茂爲涼州牧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諶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涼域前趙劉曜僭卽帝位旣破隴右賊陳安時劉曜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戍卒

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族之盛未有斯熾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西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軍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觀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

餘具僭偽事大門

後趙石勒初爲劉聰冀州牧旣攻取鄴三臺以從子



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幽州王浚署置百官  
奢縱淫雷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  
僉曰宜如羊祜陸抗書相聞時長史張賓有疾勒就  
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  
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  
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形脫生猜疑圖之  
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早  
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  
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琚

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  
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  
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  
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  
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軀  
除耳伏願陛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  
天地父母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遺棗嵩書  
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  
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  
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



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獄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  
欽風戎夷歌德豈爲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袂神關者  
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  
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  
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北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  
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何恠乎且自古胡人而  
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  
惡帝王而讓名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  
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

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  
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  
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  
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  
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  
必信之誠者也於是輕騎襲幽州浚將佐咸請出擊  
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  
設饗以待之於是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先  
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



發浚乃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驛送襄國市斬之

前燕慕容廆初爲鮮卑部督晉惠帝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

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邊一疇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繫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廆簡銳士配世子凱推鋒於前次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旁出直衝其營大敗之宇文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

慕容皝既爲燕王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蠕蠕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燒焚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慕容雋僭卽帝位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豈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內外戒嚴

前秦苻堅僭卽天王位密謀兼并欲觀審慕容暉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辨僭結匈奴左賢王曹轍令轍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燕大尉侍中皇甫真兄典仕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僉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僉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暉請窮詰之暉并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



豈無智識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奮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湏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義也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乃執苻堅遂僭卽帝位還安定以其太子興鎔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子蘭贖與苻師奴

離貳慕容求攻之贖遣使請救萇將赴之尚書令姚弋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濟矣遂帥師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贖收其士馬及苻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弋至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將雷惡地率衆降



萇拜爲鎮東將軍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弼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嘗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其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回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

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弼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弼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弼飛衆大潰斬弼飛及首級萬餘時鎮東荀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繇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鄆萇如陰密  
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荀曜奸變將爲國害聞吾還  
北必來見汝汝使執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  
讓而誅之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  
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爲遠近所  
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萇從  
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  
不尅矣比至欲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  
還而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  
安

後涼呂光初仕苻登爲鷹揚將軍會苻雙反於秦州  
堅將楊世成爲雙將荀興所敗光與王鑒欲速戰光  
曰興初破世成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  
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  
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  
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  
尤湏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  
敗興軍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領秦河二州牧明年長  
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惓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

乞伏乾歸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爲呂光所伐咸勸其東奔咸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匹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沮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城紀延信之引師輕進爲乾歸所敗遂斬之北燕馮跋初爲慕容熙所怒密欲誅跋兄弟跋兄弟謀曰熙今昏害兼息古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



雲爲主

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  
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  
河南段業阻兵張掖雋氏假息據姑藏吾藉父兄遺  
烈思廓清西夏慕容苻叒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  
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  
制不繇已千里伐之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  
災其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  
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  
降尾解宜遣車騎鎮浩靈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

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  
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  
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旣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  
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并吞之志

南燕慕容德初爲慕容暕所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  
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暕  
乘釁討堅辭旨慨慷識者言其有遠畧暕竟不能用  
後遇暕敗徙于長安及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  
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滎陽德言於暕曰昔勾踐棲於  
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勳百舉百全天將悔禍



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弊以復社稷不納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儁  
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  
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儁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  
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  
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  
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千餘戶  
儁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其後蒙遜改浩亶而蛇盤于  
帳前蒙遜笑曰前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  
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

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  
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七  
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  
壞城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諸將言於勃勃曰陛  
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  
所憑系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  
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  
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



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嘗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其後宋高祖爲晉將將兵伐後秦姚泓勃勃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尅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林

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成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遂僭卽帝位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

前蜀王建初爲西川節度使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懼而乞和請與岐人絕建許之其後山南之節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



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虜  
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山南諸  
州皆爲建所有復攻秦隴等州李茂貞削弱不能守  
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  
復增岐下茂貞雖嘗才然名望宿著與朱公力爭不  
足僅守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敵出爲席籍是也適  
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鹵耳

後蜀孟知祥初爲西川節度使後唐天成中安重誨  
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  
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於蜀洞知其利  
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已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  
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謂嚴  
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朝俱至破  
滅三川之人其怨已深今旣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  
不暇也卽遣人緝下階斬於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劔  
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  
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唐朝以夏魯  
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  
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  
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



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行罕趙廷隱等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劔門二年二月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

倚任

書曰任賢勿二傳曰知臣莫若君則知魚水之契小大之用何莫繇斯觀夫僭竊之主委任所至絕疑慮之心杜讒邪之口用其方畧倚以事權或致效於當時或建功於不世開地千里專制一方幸獲保全未

至覆滅者亦可謂得信任之效也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

張天錫襲涼州牧燉煌索泮世爲冠族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賓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較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

前趙劉元海初卽漢王位皆從祖劉宣之謀也故以宣爲丞相特荷尊重勲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王彌叛亂進逼雒陽旣敗走謂其當劉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速望將軍之來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較尉加侍中劉聰僭尊帝位使劉曜攻鄯默于懷城救異末粟八

千餘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具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聘輔政永嘉之亂劉殷沒於聰聰奇其才而擢用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輔漢將軍引張賓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勒爲趙王累加賓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專總朝政位冠百寮嘗呼曰右侯謂賓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



何疑哉

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及殺邃立子  
宣爲太子以石韜爲大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  
奏事又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  
也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曜殿中侍御史  
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  
然

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旣立四郡以統流人於是  
推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  
爲謀主北平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度勃海封抽  
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勃海封奕平原宋談安  
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以裴嶷  
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廆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  
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皝僭卽王位以陽裕爲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慕容雋僭卽帝位旣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  
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  
幼景茂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  
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汝行周  
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  
之

慕容暉既嗣僞位以慕容恪爲大宰錄尚書事行周  
公事慕容評爲大傅副贊朝政暉既庸弱國事皆委  
之於恪其後暉境內多水旱恪評立稽首歸政請遜  
位還弟暉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

前秦苻健僭卽帝位弟雄字元才爲佐命元勳健嘗  
曰元才吾姪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  
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又以中書令王墮著匪躬  
之稱健嘗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  
和乎甚敬重之

苻堅僭卽苻秦天王位以王猛爲中書侍郎累遷尚  
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較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  
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  
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  
騰爲耳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  
敢言堅旣平慕容暉命猛留鎮冀州堅遣猛鎮於六



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授  
訖言臺除王猛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  
厲事之際顛覆厥德朕竒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  
以異朕於一言廻考盤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  
之會雖傅岩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  
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  
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  
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上疏讓不  
從乃受命軍國內外蒿穰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救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  
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  
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  
之力也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  
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堅季弟融封安樂王  
因辭堅以爲侍中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  
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  
後秦姚襄初爲并州刺史以王亮爲長史俄而亮卒  
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稱制行事以南安姚晃尹緯



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友爲師及僭卽帝位以緯爲左僕射晁爲右僕射伯友爲尚書萇疾篤召太尉姚旻及緯晁伯友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無受之姚興初爲姚萇僞太子萇死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以左僕射尹緯爲長史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緯死興甚悼之後蜀李班旣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懷等後燕慕容垂僭卽帝位以僞太子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摠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

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以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南涼秃髮利鹿孤嗣僞王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其弟車騎將軍倕檀及利鹿孤寢疾令日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以慕容鍾爲司徒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



勲德平青州王莒城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嘉於得卿也嘗外摠機事內參密謀北京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僭稱河西王平酒泉得宋繇曰孤不喜尅李歆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牧鍵委託之

僞燕劉守光僭竊於幽州有雲州人張萬進初爲本州小較亡命投幽州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守光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王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



册府元龜

事以萬幾武之出國軍地一皆委主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蔡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崇儒

務農

好文

禮士

崇儒

夫設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風有國者所以化民成俗也自晉室板蕩群雄競起跨州連縣借竊大號而或崇尚儒術建設學校明飲射之禮旌鴻碩之才亦區



區之至也

前趙劉曜既僭卽皇帝位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又嘗臨大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後趙石勒初爲征東大將軍幽州牧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畧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及爲趙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又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旣僭帝位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大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昏霍無道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昌黎公以平原劉讚儒學



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胄束修受業焉  
廡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慕容皝旣爲燕王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著  
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又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  
通秀異者擢克近侍

慕容雋僭卽皇帝位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  
前趙符堅旣僭皇帝位立學校廣修學宮召郡國學  
生通一經以上克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學

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  
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又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  
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  
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  
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  
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  
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  
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政弘儒教之風化盛  
隆周世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  
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其後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



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  
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較漸興  
又令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  
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  
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  
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

後秦姚萇既僭卽皇帝位乃立太學禮先賢之後其  
後破苻登乃下書令留臺諸鐘各置學官勿有所廢  
考試優劣隨才擢叙姚興僭帝位時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

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  
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義理涼  
州胡辨符堅之末東徙雒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  
中復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閹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  
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嘗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  
焉其後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  
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後蜀李雄既僭卽帝位是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  
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吏館聽覽之暇手不  
釋卷



北燕馮跋既僭稱天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  
寧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壞間闐絕諷  
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于今豈所  
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  
年十五已上教之

南涼禿髮利鹿孤既僭稱西河王謂其群下曰二三  
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  
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極溺救焚東征  
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

有離叛所以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  
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  
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  
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誕爲  
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南燕慕容德既僭帝位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  
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務農

夫僭竊之國疆宇尤隘武功是用兵食是資則有勸  
課區種引利溝瀆設官以勉之嚴罰以督之蓋亦承



天勢取地利勞來農事以豐年穀使國有儲峙民無  
流散爲自固者之計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歲月良  
在茲乎至於舉王者之事竊耕耘之名斯爲僭禮何  
足尚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以晉明帝太寧元年親耕籍田  
西涼李暠稱涼州牧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辟寮以  
年穀頌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  
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

後趙石勒爲趙王元年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其  
後以右嘗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  
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最修  
者賜爵五大夫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

石季龍初稱大趙天王如長樂衛有田疇不闢桑棠  
不備者貶其守宰而還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于其  
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前燕慕容皝僭稱燕王躬巡郡縣勸課農桑以牧牛  
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  
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  
諫之皝乃令曰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  
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



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  
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  
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  
餘力樂取官牛懇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  
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  
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  
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

前秦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課農桑又親耕籍田其妻  
荀氏親蚕于近郊其後又遣使巡察四方勸課農桑  
又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又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  
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二萬人  
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  
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  
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  
條制又下書曰今海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  
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  
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  
一百根柘二十根



北凉沮渠蒙遜稱凉州牧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  
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  
蒸涉西裔戎車屢動于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  
戶不粒食可戶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  
利

好文

昔十六國之君皆以晉室衰微拓據境土然而居禮  
義之鄉觀衣冠之俗積習生嘗遂革其性或著述詞  
賦或善工草隸延詞學之士游集於文義聚經史之  
言討論於典訓故先聖之言曰有教無類誠不誣哉

前凉張駿十歲能屬文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  
西凉李暠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爲凉公  
於南門外臨水起靖恭堂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後遷居酒  
泉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旣而  
禿髮僭擅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  
著述志賦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  
秦隴而植之終而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  
生焉暠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  
所也亦命王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又感兵難



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前妻  
同郭辛納女卒高親爲之誄自題詩賦又數十篇  
前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  
漢諸子無不綜覽

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  
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  
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而善屬文

前秦苻堅八歲請師就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  
飲食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及僭卽位親臨大學考  
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  
符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後秦姚興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初爲僞太子與其  
中舍人梁喜洗馬范最等講論不以兵難廢業時人  
化之又與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  
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及僭卽位其給事黃門  
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  
雅正參管機密時涼州刺史王尚有罪禁南臺別駕  
宗敞等上表理之興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



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  
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  
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常明矣興曰若爾  
桓爲措手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  
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  
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  
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  
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瑯出于崑嶺  
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  
姬昌棄之擯士但當問其文采如何不可以區宇  
格物興悅赦敞之罪以爲尚書

後蜀李雄僭僞位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李班初爲僞太子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  
萇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  
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  
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後涼呂光旣破龜茲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  
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  
後燕慕容寶初爲僞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



論善屬文

蜀王衍自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元能為豔歌或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

禮士

聘名士禮賢才蓋有國之大方王者之盛德觀夫僭號假名之主亦乃備玄纁之禮馳蒲版之書搜隱遯旌巖穴或任高於義士或詢謀於全才善語是遵構諛靡間故能專制土宇少延歲月天未悔禍何斯言之不誣

前凉張祚僭即帝位遣使者張興備禮徵宋纖為太

子友纖時年八十篤學不倦興通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秦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

前趙劉元海初為左賢王時後部人陳元達少孤貧嘗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招之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又徵為黃門郎劉曜借即帝位徙都長安時天水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曜徵拜太嘗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嘗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日膺張敬爲肱蔓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楊桃豹建明豫等爲將率後以張賓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勸甚重之每朝嘗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勒謂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

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功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



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券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

石季龍旣嗣僞位時天水楊軻隱遁劉曜徵不就居長安中季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邑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

冉閔旣僭帝位脩禮徵狄道辛謚爲太嘗謚不食因卒

前燕慕容廆初爲遼東公時晉昌黎太守裴嶷與兄子開投廆廆甚悅以爲長史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申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有高瞻者隨晉東夷校尉崔毖伐廆于棘城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數臨候之慕容雋僭卽僞位平范陽得太守李彥歷位尚書雋敬其儒雅後與韓嘗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願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慕容臨僭卽帝位以安車徵上谷公孫鳳鳳初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至鄴見臨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



九城賓客造請，黜得與言數年，病卒。又徵平郭公孫永至鄴，永見晞，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晞送之平郭。

前秦符堅初鎮關中，將有大志，聞華山王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僭卽帝位，遣使徵泰山張忠。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太山與鳥獸爲

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堅又聞平郭山公孫永年餘九十，將備禮徵之，歎其年老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後平襄陽，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耳。及堅爲慕容所圖，乃遣馮臚、郝雉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召於外殿，與道安動靜咨問之。



後秦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  
據中原自流沙巴東淮漢以北未嘗不傾已招求異  
扶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  
一善歷級而進之不使有侯門之嘆卿等宜明揚側  
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  
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  
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  
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  
乎群臣咸悅

後蜀李雄自稱益州牧既尅成都以山西范長生巖  
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及  
雄稱僭成都王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  
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長生勸雄稱尊號雄  
於是僭卽帝位加長生爲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  
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先是封孚幼而聰敏和裕有  
士君子之稱慕容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  
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  
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



北凉沮渠蒙遜即西河王位平酒泉得宋繇繇初仕  
李歆歷位通顯蒙遜入繇室得書數千卷塩米數十  
斛而已乃嘆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  
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牧犍委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政治

求諫

聽納

政治

三代之道不可尚已一國之風有足觀者蓋為政之  
本在人則舉矣自五馬南渡六胡亂華國異政家殊



俗法禁賦歛猶議其重輕武事文經各立乎制度故能摠攬賢俊修定律令俾夫一方之氓知所歸嚮四境之內咸致樂康孟子曰國無小夫子曰雖蠻貊之邦行之矣信哉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爲涼州牧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暮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

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

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張重華自稱假涼王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孤窮

西涼李暠自稱秦涼二州牧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又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暠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



泉高許之

前趙劉聰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  
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  
祿綬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鎮衛軍前  
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  
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  
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凡左右  
輔王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郡尉省吏部置左右選  
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  
及州牧位皆上公

劉曜襲僞位省鄧水園以與貧戶禁無官者不聽乘  
馬祿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  
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  
後趙石勒初爲趙王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  
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  
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後依  
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胡人出內重其禁法  
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署前將軍李寒領  
司兵勲教國子擊刺騎射之法又下書禁國人不聽  
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又清定五品以



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及州郡縣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十石職準丞相司直又以百姓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釀者又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及僭稱天王行皇帝事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評平決其有軍國要務

湏啓自今僕射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勃既僭卽皇帝位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刑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又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始制散騎嘗侍已上得乘



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旌八旒朔望朝會  
卽乘軺軒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農業不修  
者貶其守宰而還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  
誅後稱大趙天王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  
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夔爲庶人時豪戚侵恣賄託  
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臣爲御史中丞特  
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

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  
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止  
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州郡青

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廆嘗從審言曰獄  
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  
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  
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  
其旨

慕容皝嗣廆位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立  
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以久旱丐百姓田租  
前秦苻健僭卽帝位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  
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  
稱來蘇焉



苻堅僭號大秦天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百神課農桑立學較其殊方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及戎狄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史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觀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堅以王猛卒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

後秦姚萇僭卽帝位自長安還安定修德政而行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及破苻登後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下書有復私仇者誅之將吏亡沒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又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興襲僞位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又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始平太守周班槐理令李清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興下書聽祖



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  
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  
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  
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  
號無冤滯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  
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  
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之  
罪罪之

姚泓既襲僞位下書士卒死於王事贈以爵位永復  
其家

後蜀李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承制封拜時益州刺  
史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  
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  
羅尚殺我

李雄僭稱成都王除晉約法七章雄性寬厚簡刑約  
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  
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繇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其賦男丁  
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  
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後燕慕容盛僭卽帝位有犯罪者十日一決自無搃捶之罰而獄情多實後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引見百寮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有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

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觀焉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期衣以綿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敢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令皆令奉之

南燕慕容德僭卽位於廣固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

北涼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咎撰朝堂制行之旬月百寮振肅及尅酒泉百姓



安堵軍無私焉

閩王審知起自蠶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求諫

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况僭其位號據有邦域虔鞏於強大恐懼乎闕漏者也而有下令求言樹鼓招諫懸封爵箱篚之科級俟工瞽士農之損益信而克行豈不盛哉前涼張寔既襲父位爲涼州牧下令國中曰忝紹前

蹤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箱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後趙石勒僞稱趙王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竭謹言也及僭卽帝位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鄉士各上封事

石季龍僭襲趙天王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



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  
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  
繇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  
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  
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  
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  
言無隱

前燕慕容皝初爲大單于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及僭卽王位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  
分入私記室叅軍封裕諫之皝賜裕錢五萬明宣

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後秦姚泓僭卽帝位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

後蜀李壽僭卽帝位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  
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南涼禿髮利鹿孤僭稱西涼王謂其群下曰吾無經  
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  
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事  
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  
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



焉

北凉沮渠蒙遜自稱凉州牧下令曰養老乞言晋文  
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彥致時雍之美况孤寡  
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群寮  
其各搜揚賢俊廣進芻蕘以救孤不逮

聽納

典午之中圯也藩籬非固姦宄並作亂華于紀竊號  
假名據千里之疆僭稱我理感一顧之士各爲其下  
日尋戈戟專用狙詐戰謀國體自任其胃臆庭諍庶  
議尚資於豪傑若乃動有過舉事非乘便激切以規

正周旋以引喻而能遷思迴慮虛受兼容雖不足徵  
亦各從其類者也

前凉張寔爲凉州牧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  
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佐大理凝丞  
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决聖慮典軍布令  
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  
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知若嘗内斷聖心則群  
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駿寔之弟爲凉州牧時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



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劉喬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劉若輕騎憑氏羗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救者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所望以羊酒禮之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陪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陪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可罰今群欲因人之乏

饑要三倍之利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怒凡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徵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是擢爲燉煌太守又辛晏阻兵於抱罕駿譙群寮于開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湏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廻戈



以頃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

張重華駿之子爲涼州牧假涼王石季龍將麻秋以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始藏太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畧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

前趙劉元海僭卽漢王位都離石會歲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顛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闔中之衆席卷維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疆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據進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劉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切諫曜覽之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請闕極言勿有所諱尋而終南山摧

獲玉有隱文群臣以爲瑞中書監劉均獨以爲亡國之象辯而言之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說誣罔詳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後蜀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羅網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



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李壽遣其散騎嘗侍王嘏中嘗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餼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憑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議其利害襲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

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莊之言爲然邛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記室封裕以收入太重上書諫皝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墮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其狀以聞苑圃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



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臣既多官寮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遠定大負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審審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讎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

拘貴賤勿有所諱

慕容雋欲經畧關西乃令州郡較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雜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分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前秦苻生時將苻產旣爲姚襄所殺襄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



隴西必爲深慮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  
苻堅時以樊世辱王猛旣殺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  
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洪  
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高祖之  
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時烏丸  
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  
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  
畏威故也今虜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  
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雒叩馬

而諫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雒吾  
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旣遣苻丕寇襄陽堅將親率  
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  
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  
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品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  
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  
周卑室故致和平慶路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  
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  
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農



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  
後秦姚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嘗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群雄包羅俊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祥及欽曼鬼

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運輕如鬼營衆咸惶懼群臣固諫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帝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祥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營亦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祥守貳城興還長安興留心



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

後涼呂光宴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

西涼李歆既嗣涼州牧將謀東征左長史張體順切

諫止之及沮渠蒙遜伐歆歆將出距之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

北涼段業僭稱涼王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案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



歸

沮渠蒙遜爲西涼李歆敗於解州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業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夏赫連勃勃議討乞伏熾盤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盤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困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

冊府元龜



